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反常肉身奇觀，跨性酷異戰役：再閱讀科奇幻文學的酷兒陽剛與負面力量

Anti-Normative Body Politics and Battles of Trans-Queer Masculinity:
Re-reading Queer Masculine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Speculative
Fiction

doi:10.6752/JCS.201512_(21).0006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洪凌(Lucifer Hung)

頁數/Page：161-19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nti-Normative Body Politics and Battles of Trans-Queer
Masculinity: Re-reading Queer Masculine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Speculative Fiction**

Lucifer Hung

**反常肉身奇觀，跨性酷異戰役：
再閱讀科奇幻文學的酷兒陽剛與負面力量**

洪凌

本論文能夠在經歷漫長的修改歷程，終究順利完成最終版本，必須致謝以下的同儕：首先是長年來與我討論酷兒理論與旁若文學的白瑞梅(Amie Parry)與丁乃非，以及「不家庭」的怪胎結社夥伴們，以及，對本篇文章提出精闢修改意見的好友王智明。從2013年以來，我任教的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對於我的研究表達了充分的支持，在此感謝所上的同仁與秘書。在這段繁複冗長的審稿期間，三位外審的意見（以及其中一位的反含蓄嘲諷）堪稱珍貴且有趣，在此一併表示感念。

洪凌，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 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lucifer.hung@gmail.com

摘 要

本論文的主要論證是重新詮釋「汙穢變態」酷兒陽性再現與其身體奇觀，耙梳這些文化再現如何被當代（協同國家治理的）性別政治，尤其是目前的「多元性別」主流，視為敗德退後，不欲面對，彰顯性淫惡的事物，而不見容於「健康陽光」的中產性別常規的過程。我援引「罔兩」的理論來閱讀與闡述，這些人物的身體乃為鬥爭的場域，銘刻出無法被「形」（常態機構）與「影」（「前」邊緣身分）所接納的罔兩（魍魎）。

本文分析數種具現神魅(charisma)與負面質地的酷兒陽剛。第一節以奇幻世界、化身為黑魔法師的跨性別T為焦點，分析其負面酷兒陽剛與乖離奇幻身體的沿革。第二節分析神話（非）現實、末世地景與後殖民場域的跨性別少年/跨性男之征服與支配的故事，探索政治不正確與暴烈殘酷的跨性別男同性戀肉身圖譜。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些乖張的酷兒身體展演，正視其再現意義。從中我們可能得到的回饋是，此等「囂張」、冒犯性十足的肉身奇觀如何反詰主導性保守勢力，例如將非常態主體病徵化的生命治理，或是由粉紅清洗(pinkwash)與同性戀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主控的「受扶正」(normalised)同志代言位置。

對於正典性別政治而言，這些主體顯得黑暗不法，堪稱主導性別文化政治的「非人」。晚近的同志治理企圖將無法被編整吸收的壞身體標籤為錯誤，並將這些凸顯不從的肉身驅趕回歷史的衣櫃。在本論文，我將辯證地回應性別常態化的同志主體與操縱汙名的醫學言說：這些奇魅身體是一股長期被忽略但逐漸得到辨認的次文化傳承，斜體化(slashed)的陽性與「惡魔般」(devilish)的越界是拒絕被建制吸收同化的抵抗基地。秉持酷兒（跨）性別的政治立場，我認為殘暴但也翻攪規範性結構的力量必須現身，且批判地回應將他們推入去脈絡化「歷史過往」的「進步」言說。這些生裸力(raw power)必須重新被理解，清楚呈現其複雜的政治力量與問題性。

關鍵詞：酷兒陽剛、跨性別、負面性、奇觀、展示、罔兩、魔性、神魅、同志正典、性別國家主義、病理學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invoking and re-interpreting several queer masculine representations in SF texts which, deemed as outlandish and dangerously outdated, needs to be re-addressed in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ing in tandem with a queer theoretical trajectory. I argue that these representations and their embodied subjects are rendered as backward and immoral in a-political condemnation by present-tense gender equity policy and nationalist feminist's sex-negative agenda to become a monstrous otherness in comparison to a new norm of LGBT based on realistic, reticent, and middle-class values in citizen society. In this paper, my primary concern is to read these texts and the bodily battles within in the contexts of penumbra positions and relevant theories developed by recent Taiwan queer scholars.

Keywords: Queer masculinity, Transgender, Negativity, Spectacle, Exhibition, Penumbra, Charisma, Devilish, LGBT new normal, Gender and nationalism, Pathology

一、前言：反社會酷兒與罔兩批判

在許多層面，「自由主義右派白種人異性正典」機構與（自認）泛左翼、跨越國界與文化疆界的同志正典政治，堅定對決且誓不兩立。然而，奇異（或必然）地，這兩種身分規格分享了某種堅挺的信念：歷史是直線進行的軌跡，現狀必然比過往更美好、更正面；實踐與運動緊密聯繫著壯觀巨大、最終導向明確的目的論(teleology)。堅守乾淨正直進步論的同志正典主體在面對所謂的過往遺跡，尤其是同時被主流文化與「健康」同志社群棄捨的情感與主體時，採取的策略不外乎嚴詞譴責，或（實質效應更殘暴的）精緻含蓄地包容。後者的做法並非給予這些「病態的」主體某種脈絡化的閱讀，而是將這些被邊緣者掩埋於「錯誤意識」或「歷史不公義」的淵藪。

本論文的立足點並非全然擁護這些「負面、不健康」的陽剛特質，亦認為各種負面黑暗陽剛必須在特定的文本與相關脈絡內解讀，而非一概歡呼慶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特質充滿激情、憂鬱，不惜嚴苛代價也要成就不正確生命道路的酷兒跨性人物，有其特定的主體形成歷程，其生涯緊密交織於病理學與性倒錯論述的歷史文化場域。必須強調，在重新閱讀非正典酷兒陽剛人物時，絕不可以將「他」簡單地打入錯誤或悲情的角落；我們得直面看待並分析「錯誤」與「變態」的力道與干預性，駁斥正向同志政治無視這些特質與跨性陽剛的錯綜歷史勾聯，清楚看見這些主體的歷史痕跡與曖昧的貢獻。¹

我使用的酷兒陽剛(queer masculinity. Masculine queerness)，其

1 在此，我引用女同志文學批評家歐羅克(Rebecca O'Rourke)的說法。她認為《寂寞之井》(*A Well of Loneliness*)這種作品根本不該出現，它「是對於拉子的一個天大壞消息」(O'Rourke, 1989: 127)。這種強勢女同志女性主義身分政治在看待壞掉的、毀敗的、傷痛的「過往敗作」時，其排斥態度竟然與恨女、恨同性戀的男性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聲息相聞。後者在《道德系譜學》(*The Genealogy of Morals*)當中，對於敗作人種（奇異地包羅性倒錯、弱勢者、窮人、基督教徒等）表達強烈的唾棄厭惡，認為他們不配進入「人類生命」的高級領域：「那些打從起源處就是敗作的傢伙們，被蹂躪，被壓迫。就是這些衰敗之徒，最軟弱的人，一定會扯人類生命的後腿。」(Nietzsche, 1989: 122, 黑體字是我的強調。)

定義或可概括稱呼為「陽性跨性別主體」，包括嚴格定義的跨性男(Female-to-Male, FtM)，亦包含生理女性的跨越性別實踐、自我認同不男不女的陽剛性別展演，以及幅度不等、物理肉身再造雕塑的跨性別/跨性男性體現(transgender/transsexual male embodiment)。對於酷兒陽剛的理論脈絡，我從兩個切入面加以探索：一則是它與女性主義、或更廣義的（常態）性別政治之間（程度不等）的同盟與對立結構；另一則側重酷兒性別的反性別常規，尤其是對立於後石牆政治(post-stonewall politics)而浮現，並取得主導地位的女男同志主體性(lesbian/gay subjectivity)的差異與衝突。

本文主要的對話脈絡與沿用的理論框架大抵有二，分別是1990年代美國學界的「反社會酷兒綱領」(antisocial queer thesis)，²以及二十一世紀以來臺灣性/別學術界發演生成的「罔兩」(the Penumbra)論證。前者包括重要的酷兒新浪潮(queer new wave)理論家，如鶴柏思坦(J. Jack Halberstam)、艾德曼(Lee Edelman)、巴藍特(Laurent Berlant)、海澀愛(Heather Love)等，本文側重於這些作者所提倡的「拒絕新正常」(New Normal)與反駁（不服從）生殖未來主義(reproductive futurism)。在相關著作如《酷兒時空》(*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2005)、《感覺倒退》(*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 2007)、《美國皇后朝聖首都華盛頓》(*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1997)《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 2011)、《不要未來》(*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2004)等，基於對常態身分政治的厭惡與「未來聖童」(the Future as Kid Stuff)等描摹所試圖闡述的光景，針對當前中產優位同志正典中，迫不及待地邁向「未來」與「（擁有）孩童」之核心家庭的強迫性重

2 關於「反社會酷兒」的學術探討脈絡，初步認識的契機是*The Antisocial Thesis in Queer Theory in MLA Annual Convention*(2005)這個研討會與其專題。透過與會研究者的辯論與交戰，我們稍見其激烈的內部爭論與看待性/別位置性的各種殊途，相關資料參照：<http://www.acsu.buffalo.edu/~tjdean/documents/TheAntisocialHomosexual.pdf>

複驅動力，反社會酷兒嚴厲批評這正是刻意忽略酷兒政治的倫理與社會抗爭意義，而未對死亡欲力所編派的社會性化身與汙穢賤斥的位置有任何批判性轉譯。新正常政治刻意高舉家馴化的社會優選同志，從事新秩序的「往上翻身」(upward mobility)，同時，此種新編碼的性別秩序為更他者化的性別酷兒指定了殘敗與死亡的位置，使其（被強制）鑲嵌入未來圖景，擔任總體社會性排斥（與出口）的替代。³⁴

3 關於「正典性」(the normative) 與其運作，我參考的論點可見丁乃非與劉人鵬在〈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所描繪的接受當代新自由主義洗禮的某種正常化主體樣式，集結現代性、「東方式」文化（如中國聖王道統）、家庭／族監控、含蓄驅離／厭惡、委婉修辭等表現形態來壓抑並證實罔兩（非形非影的殘餘、主體性模糊的它者群相）存在的挑撥反抗力量，身為滴水不漏的當代社會之芒刺：

「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我們各從其類、安分守己，讓已經逸軌或實踐異議情慾的同志，駐留在相對於社會-家庭連續體來說是魑魅魍魎的世界裏，並且要擔負委曲求全的任務，以成全那與他們無份的連續體之完滿和諧……對於性異議同志，有種恐同的效應，像是對待孤魂野鬼：既懼怕，又安撫——既然他們不會消失，那麼就讓他們不要被我們看見，又與我們合作，我們以容忍與防備看守著他們。但另一方面，其實之所以必須被費力安撫看管，也正顯示了孤魂野鬼與罔兩對於體制內人物潛在而不可忽視的力量。」（丁乃非、劉人鵬 2007：6，黑體字是我的強調。）

4 在海澀愛的文章〈活/死他者〉(“Living/Dying in the Other”)，作者以十九世紀漫遊巴黎的詩人波特萊爾為例，描述較有優勢的移動者（尤其擁有文化話語權者）是如何挪用且編列出替代性受難的他者。若是將此種編排放在本篇論文處理的文本與當今同志政治力求「健康陽光」的前提，此種多重背負（如多重位置的「非人」性）並非如同某些簡化的設想，只是壓迫到「純粹」的經濟弱勢或文化資源不足，於是一概以「底層」稱呼之，並輸送人道主義的解決方案（如法令改革、補足社會福利、悲情招喚以求取「安置」等）。現今，更精細的「生命政治」治理打造出的同志正典(homo-normativity)，羅織出堪稱細膩精緻的羅網，無論是對於生命的存有，不合生殖時間的「另種」生活方式，親密關係佈署（拒絕長久單偶浪漫愛，當然也拒絕積累私產與鞏固〔生物或社會性〕傳承的婚姻架構），是否符合新自由主義設定的「樂觀」主體（例如疾呼「將會更好」(it gets better)的同志主義），乃至於是否合乎第一世界公民社會的種種明暗規則，在在劃分並區隔了誰（什麼）是/不是被迫承擔多重他者再現的罔兩。對於此種「背負性」的挪用，相當程度地決定了新正常身分政治的「往上爬升」天梯主義，以及對不服從此遊戲規則者的強烈打壓，或甚，更高明地收編安放於「多元並存」的自由主義框架之內。相關的論證，請參閱我已經發表的論文：〈過往遺跡，負面情感，魍魎兩難：從海澀愛的「倒退政治」揣摩三位異體的酷兒渣滓〉(2012)與〈誰/什麼的家園？從「文林苑事件」談居住權與新親密關係〉(2013)。

在臺灣酷兒學術界發展出來的晚近趨勢，以「罔兩」命題與置疑家庭婚姻連續體的路線批判婚家良婦與歷史終結論的正典性別政治，包括丁乃非、劉人鵬、白瑞梅等。罔兩政治重新閱讀「過氣」、充盈「錯誤意識」或「變態扭曲」的早期酷兒文本、情色通俗小說與當代科幻書寫，點出這些政治不正確的「遺物」或殘留正是無法被正視的酷兒人物素描，戳破同志正典對形態魍魎、現身艱難之異質性別的（貌似）含蓄包容，乃至於這些主體終究必須被棄置於歷史的暗處。以罔兩的研究軌跡為出發點，本論文以「微暈」（penumbra，影中之影，介於光與闇之間晦暗不明的微光環）概念，討論黑暗奇幻書寫所塑造的「病態」與「扭曲」的陽性人物，深究何以當前性別政治將這些典型視為充滿反面煽情、毫無生產力的疾害，甚至是正常健康陽剛性別再現的罪犯對照組。

列舉「罔兩」命題相關的論述，我將說明，被視為否定（the negative and negation）的黑暗陽剛如何透過怪奇荒誕的生長史來嘲弄或回饋「性倒錯」醫學論述，反諷地回應自然而然化的性別主流言說與道統。在本論文，我把罔兩特質視為某種介於常態形（異性生殖機制）與影（力求上進的性別身分）之間的不從與騷動，提煉出「不從之複數」的「光影之闇」（the shade of light and shadow）。若是符合某些條件，罔兩能夠穿梭於宰制與被宰制的不對等二元機制，造成可能的破局，在正典男性時間（線性時間）與常態陰性時間（循環時間）之間，織就出非此非彼的酷兒時間構造。

二、如何閱讀「錯誤」與「過時」：跨性男黑魔法師的皮層衣櫃與汗點寶石

每一名成道魔法師的法力總與某個特定的祕密相連牽繫。若誰得知魔法師的祕密，誰就可以奪走藍色星辰的法力，失去藍星的魔法師頓失一切憑附，唯有等死。在所有的魔法師當中，離頌特的祕密最為險峻，將這位魔法師區隔於人類總體之外（引自《離頌特故事集》（*Lythande*）書背介紹，黑體字是作者的強調）。

爾(Radclyffe Hall)的《寂寞之井》(*A Well of Loneliness*)飽受女同志的「正名」與批判中窺見端倪。酷兒理論家海澀愛(Heather Love)將此書受到的待遇視為同志評論者不忍卒睹之餘，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個對身分認同愛恨交加的意象」(Love 2001: 487)。此種複雜曖昧的關鍵處，在於此書描繪主角時，「將女同志身分等同於陽剛認同，因而飽受抨擊」(Love 2001: 487)。在〈零度偏差〉(“Zero Degree Deviancy”)這篇對於同志書寫深具影響力的文章中，作者史提普森(Catharine Stimpson)將《寂寞之井》視為「垂死的崩滅」(the dying fall)(Stimpson 1979: 364)，亦即不正確的悲情性倒錯者之文學典型，並以「深切天譴的敘述，將女同志的苦難描繪為遭放逐者的孤寂生涯」(Stimpson 1979: 369)描述此書。我認為，在這些意圖埋葬與企圖平反的戰役中，霍爾描繪的主人公史帝芬不只是一個性倒錯且抗拒現代化之女同志主體性的文學案例；除了史帝芬的自憐自恨、愛情與慾望的頹敗陣亡、無路可出的性倒錯旅程、處於衣櫃內的怪物陽剛身體，或許，對於同志文學批評而言，最難消受的部分在於他種種「過時」(outdated-ness)特質：史帝芬的怪胎男性魅力構築於無法被接納的基調與身分位置，包括他的貴族身分、保守的愛國情操、厭女但同時崇拜女性且戀母的跨性別跨代亂倫情慾，以及始終無法脫離他念茲在茲的「父子」親密關係。

科奇幻文學的女同志女性主義看待無法「歸化」於母系姊妹社群的局外陽剛主體時，如同對悲劇性、拒絕正確命名且自我放逐的過時跨性別T一樣，感到無所適從。⁵然而比起教科書姿態的同志正典規訓，由於文類與體例的殊異性，廣義的奇幻場域更有助於書寫規範的挪移，得以展現出更多層次的誘惑。面對各種身分政治的角力與競爭，卻也難以取得（甚至預設）真正的和解方案。在本節，我就多重

5 關於女同志女性主義對於此類作品（本節的離頌特系列與下節分析的「權位三部曲」等）的批評，可參見*The Battle of the Sexes in Science Fiction*(Larbaestier 2004)與*In the Chinks of the World Machine: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Lefanu 1998)等著作。在女性主義女同志科奇幻小說的領域，可參考Marion Zimmer Bradley的「解鏈三部曲」(*The Shattered Chain*, 1976, *Thendara House*, 1983, *City of Sorcery*, 1983)。

作者建構出的跨性異服魔法師離頌特(Lythande)來閱讀猥褻且不合規範的跨性別陽性魅力，分析隱喻著他跨性的印記——刻鏤於眉心的藍色星辰——如何同時涵蓋汙名(stigma)與神性印記(stigmata)；也就是說，如何可能既承載現實邊陲(edge of reality)的毀滅性，也顯示出酷兒陽剛的救贖可能。

離頌特是多位奇幻作家共同經營且分享設定與角色的集體創作《竊賊世界》(*Thieves' World*)⁶的主角之一，其屬性是「藍色星辰教團」的超卓魔法師。此設定座落於「聖殿」(Sanctuary)這個龍蛇混雜、險惡處處的城市，充斥傭兵、術師、不法地帶，以及各種酷兒性別與情慾。根據官方網站，「竊賊世界」最為獨特之處，在於它是首度由共筆作者共同書寫相同基礎設定人物與背景的創作，經由不同的視角與框架，離頌特的際遇與情事以重疊但不盡然完全一致的樣式，道出複雜多向度的跨性男魔法師身世。他首度出場於布拉德利(Marion Zimmer Bradley)撰寫的〈藍色星印的祕密〉(“The Secret of the Blue Star”, 1986)，是一位「高挑、纖細的灰髮魔法師，隸屬於教義晦暗的藍色星辰教團，其成員的特徵就是額頭的藍色星辰印記」。離頌特的強大魔法與冷酷氣質是他跨性陽剛魅力的實質與寓言化身，對於「聖殿」各種階層女性的狂熱追求，他的回應是遊戲人間的調情，但嚴禁自身真情投入。這一點彰顯出其跨性身體的雙重性：一方面，離頌特必須（也樂意）使用自己的「男性」魔法師神魅力量來獲取情慾層次的滿足，同時，他必須堅守自己的「藍星」秘辛，也就是不讓自己的異服跨性狀態被另一個藍星魔法師得知——因為每個藍星印魔法師都有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秘辛，同教團的魔法師隨時處於競爭角力狀態，獲知對方的秘辛就等於攫取對方的力量。

對於「藍星印記」的設定，我將此徽章／烙印閱讀為某種轉喻式

6 《竊賊世界》由將近三十位知名的科奇幻作家共同經營書寫，從1978年出版迄今超過了十五冊的小說合集，同時橫跨漫畫創作、電玩程式、角色扮演遊戲(RPG)、桌上人物扮演遊戲(TRPG)等領域。參與的作家除了本節提及的兩位，還包括艾比(Lynn Abbey)，安德森(Poul Anderson)，雀瑞(C. J. Cherryh)，杜安(Diane Duane)，法默(Philip Jose Farmer)等人。

的衣櫃身體狀態。不只是離頌特這個偷渡的異服跨性男，絕大多數都是生理男性的藍星印魔法師各自背負著某個僅屬於自身的祕密，而這個隱密本身就是讓魔法（本體性）安居之所在。在此處，「魔法」並非空泛超越性的存在，而是物質化凝聚的實體；它既居住於鑲嵌在額頭的藍星印記，也佔據了魔法師的身心靈肉。「祕密」的洩漏表示魔法師與「魔法」之間的物質性契約遭到碾斷解體，從此魔法師（與其肉身）被剝除身分與人格，成為遭到玷汙的最下層他者。團契的魔法師關係可解讀為男性智識分子之間不遺餘力的知識競賽，意圖從對手（同伴）身上取得形上學式的陽物並吸收為己有。倘若套用同志正典政治（如上述〈零度偏差〉這篇文章）的批判，離頌特的錯誤意識在於他不但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是「男性」特選智識階級的一分子，而這個階級（團契）充滿了負面的序列性、毫無情誼的廝殺競逐，以及鉤心鬥角的男權謀略。然而，我從這些描繪同時讀取到難以被同志正典馴服且納入正軌的（非正面）酷異動能：離頌特雖然嚮往真愛，但他為了智識所轉譯成的神魅(charisma)，寧可從原先和平純淨的女同志故鄉轉戰至充滿性別歧視的「聖殿」，從學者T的身分自我煉化(self-alchemy)為坐擁深沈黑暗力量的男性魔法師。驅使離頌特的動力與他煉金術式轉化鍛造的身體/身分殊途同歸，也就是被同志正典政治與自由右派異性正典政治共同譴責的「病態倒退性」(pathological regression)，例如企圖掌握一切奧祕的負面男性智識野心、從血腥廝殺取得快感的黑暗陽剛、捨棄（女同志的平等）愛情而墮入殘暴的情慾宰制結構。

從以下引用的段落，我們將讀到離頌特製作出自己的超自然魔魅化身，使用神怪式的性(occult sex)來擺佈某個迷戀他、但不知其「性別真實」的少女。這段洋溢苦澀甜蜜、癡狂瘋魔，但充分自我證成的情慾場景，表現出奇幻敘述的超額張力——跨性男「以任何男人都無法企及的方式」讓女性得到常態性愛無法較量的狂迷高潮，藉此展示魔法師強大的性愛操控力與跨性樣貌。由於幻異(the fantasmatic)的文類語言與超逾寫實的超自然佈景，對於向來辯論於跨性主體的性與性別是否真實的議題，此場景無意間提供了詭譎的呈現方案：離頌特的本體是個異服跨性身體（敘述以暗示的方式說明他部分地更改自己的身體，但並非全然轉變為男體），而他的超自然分身是超額的陽性

身體；從這個層面而言，無論是隱喻或「真正」(literally)地，這兩種（兩具）身體都屬於魔法師——倘若沒有他的本體認同，分身所配備的超自然完美男體也無從脫胎成形。至於離頌特蹈行的男性肉身異服踐演、權力不對等的主從位置等等情境，充滿闇黑與抑鬱，正足以說明何以暴力跨性男的性與性別無法見容於強調「本真」(authentic)面目與齊頭式平等的女同志社群：

「我將以任何男人都無法企及的方式讓你銷魂。」

就在床上的少女與沈靜凝立的魔法師之間，離頌特的長袍沈重滑落於地面，某個魔魅的形體逐漸滋生，來自於魔法師體內的另體化身，活生生就是他的模樣：高挺瘦削，眼神如火炬，眉宇之間鑲印星辰，身軀潔白毫無疤痕。這身軀是魔法師的模樣，充滿致勝的男性欲力，攻略眼前沈睡的女孩。她的心靈充滿飄離迷幻的情慾，沈浸於魔法師的咒力。離頌特讓少女凝視自己半晌，但她無法見到魔魅分身背後的魔法師。少女雙眼閉上，充滿狂喜癡迷的期待。離頌特的指尖觸摸少女的雙眼。

只凝視我欲你所凝視！

只傾聽我欲你所傾聽！

只感受我欲你所感受，貝西！

如今，少女完全深陷於魔法師化身的情慾咒力，動彈不得，雙眼如石。離頌特注視著少女逼近自己的魔魅化身，親吻超自然分身的嘴唇。離頌特見證且執導少女被自己的魔魅化身侵佔愛撫，抵達無數次的高潮，直到最後奔騰棄守的那瞬間。對於魔法師而言，那狂喜的呼喊讓他感到苦澀無比，因為少女並不知道愛她的並非魔法師本尊，而是脫胎於他的魔魅化身。(Bradley, 1979: 30-31)

同志正典批評系統看待史帝芬與離頌特這樣的人物，通常透過某種揉雜悲憐、鄙視、企圖無視但又充滿獵奇心情的核心（形）視框，認為對方是必須被監禁於此視框之內的魍魎（罔兩），如同海澀愛(Love 2012: 489)所言，此種視線與視框不啻無意識地回應且支撐起主導異性機制的霸權——「幾乎沒有女同志或酷兒評論家會聲稱支持『廣大社會的常規』，酷兒論述的顯著目標通常就是與這些常規較勁。儘管如此，這些評論家仍對史帝芬·高登這悲劇酷兒樣態反感。史帝芬激發出這些評論家的反感，正是顯示出這些『廣大社會的常規』的效應，無論我們同意與否，這些常規強而有力地運作著。同時

間，即使評論家拒認《寂寞之井》之遺產，他們終究無法讓史帝芬就此消失離去。真實是相反的境況：這些對史帝芬充滿激情的駁斥與反對，正是她持續激發女同志讀者之羞恥與反感的佐證。」⁷在某些文本描繪與詮釋的脈絡內，這些難以收容消化的黑暗、負面、但同時活生生且魅惑十足的陽剛樣貌，不但是當今歷史棄逐的魑魍產物，而且它的艱難崎嶇特質造就了某種「底核」(kernel)。如此，企圖稀釋與吸收邊緣的文化霸權難以輕易網羅所有的酷兒主體，並將這些差異性平板化為統整性的普遍同志身分，這必然成為某種附加的敗筆。無論是他充滿冒犯性的意識形態、脫離人類本位的錯誤身體，甚至其「病態」的性別／性愛，離頌特這樣的跨性別怪胎既是難以清除的汙漬，也是損毀疆界的神魅人／物。他的敗壞造成了任何自由主義式宣稱的平等多元包容都無法消化分解的「正典同志性別」壞毀效應(a spoiled effect on homo-normative genders)。

在數位作家分別撰寫組成的離頌特系列中，麥茵特瑞(Vonda N. McIntyre)創作的〈尋覓撒旦〉(“Looking for Satan”, 1986)脫離布拉德利充滿同情理解但無法解脫、毫無出口悲劇性衣櫃狀態。本故事透過解構常態性別的酷兒視線，設想出某個洋溢可能性的和解交換情景。在這篇故事，跨性魔法師首度遇到願意接納他既是個「男性」但又不只是如此的同伴、朋友，以及愛人。在此之前，離頌特的性別狀態始終擺盪於T與邊緣男性的二元化分裂之間，但又奇異地交織著T與女跨男主體的雙重景況。在〈不屬於我的魔術〉(“Somebody Else’s Magic”, 1984)，他以憎惡、報復性的態度回應女同志祭司社群，顯示出女跨男主體與女同志之間充滿齟齬情仇的交鋒。至於在〈不合格的魔法師〉(“The Incompetent Magician”, 1983)，離頌特擺盪於身為拉子

7 本文雖然採用了某些海澀愛讀取酷兒文學的論證與批判，但不同於海澀愛將其情感政治投注於較為低調陰霾的特質如憂鬱、倒退、拒絕(同化)，冷淡於正向健康陽光的同志正典等屬性。我處理本論文的態度，可能更著眼於酷兒陽剛較明顯的情感與慾望特質，例如毀滅性(自毀與毀壞他者)、凶險、病態、邪惡、反社會的暴力，以及如李·艾德曼(Lee Edelman)在《不要未來：酷兒理論與死亡驅力》(*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2004)所申論的「反未來生殖主義」。

的前身（前世）與現今的性別身分與慾望之間，企圖以轉化後的黑暗男性魔力留住寄生於豎琴的愛人靈魂；〈海難〉（“Sea Wrack”, 1985）這個故事讓讀者窺見更多往昔與現今的對照——由於美人魚的幻術與誘導，離頌特追憶自己在成為男性傭兵魔法師之前的拉子生命史，緬懷已然無法回頭追尋的女同性戀情人與和平遙遠的故鄉。如同盧濱（Gayle Rubin）在〈變童與國王：省思T、性別與疆界〉（“Of Catamites and Kings: Reflections on Butch, Gender, and Boundaries”）的說法，非跨性別T與跨性男之間向來存有某些曖昧、藕斷絲連的狀態；某些是個人遊走或經歷雙重身分，某些則是橫跨其中。女同志的T與跨性男之間分享的相似處超過同志正典所樂見的程度，兩種身分之間無法斷絕的羈絆與灰色地帶讓強調同質性的女性主義女同志政治倍感不快：

雖然重要的斷裂性區隔了T與女跨男的經驗，這兩者之間仍然存有非常要緊的連結。某些T在心理層面與女跨男跨性者並無不同，除了兩者選擇的性別身分差異，以及他們分別願意讓自己身體變造的程度有別。在他們成為跨性男之前，許多女跨男跨性者以T的身分生活。某些人探索兩重領域，直到確認哪一種性別身分對自己而言更有意義；某些人同時使用這兩種分類來詮釋並組構自身的經驗。存在於T與女跨男之間的界線充滿了可穿透性。

即便在女同志與跨性經驗之間有如許的重疊與親族連結，許多女同志依然對跨性者充滿讎恨，看待男跨女跨性者為充滿脅迫的侵入者，看待女跨男跨性者為叛逃的棄徒。兩種跨性者都普遍被充滿輕蔑的刻板印象認定且形容成不健康、充滿幻覺、自我厭惡、被父權性別角色所奴役、病態、反女性主義，以及自我肢解。（Rubin 1993：473-4，黑體字是我的強調。）

〈尋覓撒旦〉的主題可被詮釋為多種性別之間相互辨識彼此的酷兒知識論邂逅。四個旅人從遙遠的異邦（位於北方、性別多元且情慾關係多重的國度）前來這個只能想像兩種性別且極端不平等的「聖殿」，尋找被綁架至此，且被當作異國異種慾望物拍賣的朋友：六翼翅人「撒旦」（這個命名應是作者刻意的雙關語，且與名實不符的「聖殿」形成反諷的對照）。就這四人各自的認知與理解，他們是四個個體與四種性別，而「聖殿」屢屢將這四人視為性別常態的一男三女，即使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符合二元生理性別刻板印象。遭遇差異的風土習俗與文化性別所產生的雙重挫敗不斷滋生，直到這四人在尋

覓失蹤友人的途中遇到離頌特，酷性別之間的翻譯與溝通促使這五個人在「聖殿」重新座落自己的主體性。在本篇作品，除了酷兒社群與父權社會的激烈衝突，有別於女性主義本位，麥茵特瑞透過酷性別的視角來描寫離頌特如何被穿透衣櫃，繼而重新整合自己跨性衣櫃的歷程，而最主要的契機在於旅人之西的Westerly。

Westerly這位青少年T對於魔法師的情感混雜著酷異洞視與奇異交織的認同／愛慕。兩人的第一度遭逢即複寫了非典型的同志情誼與酷兒同感(queer empathy)，Westerly所凝視的離頌特是多重位置／性別的獨特人物，既是形現雌性陽剛的同類（姊姊），也是異服跨性的紳士，更是她所戀慕嚮往的導師與情人之合體。麥茵特瑞揣摩設想的酷兒國度翻寫且違反了同志正典的含蓄清白前提：相較於1970年代女同志烏托邦，此國度最強烈的踐越特質在於它擁抱各種大相逕庭的性別模式，非但不排除／馴化、甚至歡迎各種邊緣「非女性」的陽剛性別展演，宛如活潑小男生的Westerly與另一名「高大魁梧到必須彎身才進得入屋內」的劍客Quartz是此國度擁抱的許多種酷兒陽剛形態的其中兩種。⁸他們生活於友善親愛的社群，彼此認定的家人並非生物

-
- 8 Quartz被設定為武功高強、冷靜沈穩的劍客；在某個場景，她由於客棧主人惡毒刻薄的性別歧視與挑釁言語而終於爆發。此處展現出作者再現雌性陽剛（但不必然等同於跨性別陽剛）的功力：

Quartz抓住客棧主人的襯衫，將他整個往上拉扯直到雙腳懸空。她的大劍從鞘口滑出，Westerly之前從未見過Quartz的大劍出鞘，無論是憤怒或自衛。她之前從未見過劍鋒，但是Quartz從未忽略這把名器，劍鋒閃耀著銳利透明的光澤。

「當我從戰場退役時，我發誓不會再陷入狂戰士模式。」Quartz非常安靜地說：「但你幾乎要讓我破戒。」她張開雙手，客棧主人跌倒在地，正好落在大劍鋒端的咫尺處。

「我無意冒犯，高貴的仕女——」

「別用『仕女』來稱呼我！我並非貴族出身！我是個戰士，也是個女人。假若這兩種身分都無法換取你的禮數，那麼你就無法求得我的慈悲寬恕。」

「我無意造成損害，我無意冒犯您，我請求您的饒恕。」客棧主人抬頭仰望Quartz，凝視她深不可測的銀色雙眼。「我請求你寬恕我，來自北方的女性。」客棧主人的語氣再也沒有絲毫輕蔑，唯有恐懼。(McIntyre 1986: 230)

血緣關係強迫打造的親族結構，而是經由情誼與慾望自由組合而成的「親近者家族」(the familiar as family)。

對於這故事，我的閱讀分析認為讓（負面）跨性別主體活靈活現地出櫃且不企圖改造此主體，正是有別於同志正典的關鍵性分水嶺。Westerly所代表的視框擾動且轉化了離頌特被父權社會與排斥跨性者女同志同質意識形態禁制的雙重狀態——前者認定他必須是一個正典異性戀男性，後者要求他揚棄錯誤的男性位格，回歸女女情慾的天地。

在短暫的交會裡，Westerly視域之內的魔法師共時地呈現出立體分明的T與跨性男與異服酷兒這三種身分。她起先「誤認」離頌特同自己與劍客Quartz都是陽剛女性，並興高采烈地招呼對方「姊姊」；當離頌特以反女性主義的姿態堅持自己的男性身分時，Westerly並未受到冒犯，而是游移於數種情緒：一方面訝異於她所擠身的父權社會情境（為何「姊姊」這個稱呼竟是某種侮辱，即使這並非對方認同的性別），緊接著，她將離頌特理解為跨性別異服者，毫無罣礙且充滿默契地改口稱呼對方為「這位可敬的年輕紳士」（此處，酷兒的敢曝（camp）趣味張揚於Westerly下意識地模擬客棧主人恭敬稱呼男性賓客的語氣）。在雙方尋覓撒旦的旅程中，Westerly愈發喜愛離頌特，另一方面逐漸以各種「翻譯」的形式學到性別壓迫、情慾汙名、強迫異性戀機制等原先不存在於其認識論框架內的事物。在這段旅程，我閱讀到Westerly不自覺套用現象學式的共感同化模式，逐漸了解離頌特處於衣櫃內的跨性男性身分形塑過程，且深切體認到倘若自己繼續處於打壓酷性別與多樣情慾表現的「聖殿」，並非不可能選擇離頌特的生命形態——同時盛載衣櫃汙名（隱藏跨性身分）與執著求道（女同志社群貶抑為非人魔道的暴烈庸兵法師生涯）。

那襲身著長袍的形體隨意佇立，但從此人身上散發的權力與自我掌控力卻無比強大。整間酒館的位子都坐滿了，沒有一張空桌。

「請與我們併桌吧，姊姊！」Westerly衝動地招呼對方。

剎那間對方橫跨兩大步，Westerly的椅子被大力推倒，她被對方壓在牆邊，七首指著她的喉頭。

「是哪個傢伙稱呼我『姊姊』?!」深色的連身帽掉落，揭露對方銀灰色的長髮，深藍色的星辰在此人的額頭間閃爍

生光。在藍星光暈的籠罩，此人優雅的五官顯得險惡異常。

「我無意冒犯您，」她幾乎又要冒出那句「姊姊」了。並非她的語氣、而是這個字眼侵犯到對方。此人隱身異服出遊，而她卻粗心大意地揭露對方的性別，再多的致歉也無法彌補她造成的損害。

「我對於貴方使用的語言尚不熟悉，因此冒犯了您，年輕的紳士。」

「或許你的確無意冒犯，」那個異服者如此說：「那麼 frejojan 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字眼表示友善的情誼，我提供友誼給對方，歡迎賓客，或是自己的同胞。」

「喔，你該使用的字是『兄弟』。如果你對一個男人稱呼『姊姊』，那是侮辱。」

「侮辱！」Westerly 真誠地大吃一驚。

然而，匕首已經離開她的喉頭。「你是蠻人，我無法對蠻人的失禮感到生氣。」那個異服人士如此說，語氣友善。

陌生人將匕首收入皮鞘，直勾勾凝視 Westerly。她感到輕微的戰慄，不禁想像某個晚上，倘若與 Chan 玩樂之後再與這個陌生人上床做愛，該有多棒呢。（McIntyre 1986：187-9，黑體字是我的強調）

Westerly 與離頌特從惺惺相惜到認識彼此歧異的歷程，不但是追尋且解放受囚禁撒旦的行路，亦是離頌特自身的建構與本體性首度被另一個類似但不盡然等同的同志／情人認識。Westerly 看似天真爛漫但卻是「年少的智者」，⁹對比於飽經世情的魔法師，她以局外人的酷性別視界抗拒「聖殿」的種種歧視與偏見，但從未將受到「聖殿」意識形態約束的魔法師視為敵敵方的一員。正如尼藍(Nealson 2001: 166)的論點，同志正典與異性戀宰制模式常常殊途同歸，「慾望總是慾望那『真實的』，而不是活生生的；每一項要求都是要求全盤的肯定與

9 作者設計 Westerly 擁有看透任何人事物本然的能力，但這能力又同時包含於她看待「真實」的認知。起初她認定魔法師是穿男裝的女性，但隨著故事發展，她所理解的真實愈發複雜。到了結局，Westerly 的性別知識論與故事剛開始時有所對比。這個年輕的 T 仍然拒絕「聖殿」的刻板直性別想像，而她認識到的魔法師既是異服者，也是有別於生理男性的「他」。

接納，否則就全然毀滅——在此，恨與自恨沒有差別。」¹⁰我將此狀態解讀為主體將某個處於歧視、壓迫、宰制機構的個人視為集體機構的化身，向對方潑灑激烈的厭惡和仇視。在此種情狀內，主體對於他者的恨（恨對方與宰制體制無法完全區隔）與自恨（無從對抗宰制機構的挫折）幾乎不分軒輊。具備邊緣外域的認知與體會能力，Westerly 認識離頌特的歷程等同於讀取對方複雜性別的歷程。她清楚地理解到對方的魅力與「敗筆」至少部分地來自於「聖殿」這個性別霸權，但同時她也有能力面對自己的慾望結構，不規避也不敵視這個霸權所架構出的負面陽剛魅力，甚至進一步回應對方的魅力與邀約。由於這樣的酷兒知識論歷程，某種要求清楚明白的同志正典二分法——倘若不與負面的、父權的、宰制來源分道揚鑣，主體就等同於負面的、父權的宰制化身——在這個故事裡受到波動與干擾，無法形成絕對的規訓力量，也難以驅策出某種若非全然真正（清白的好同志）就是全然虛假（汙染的跨性者）的決定論。對於Westerly而言，離頌特的藍星寶石印記標記他外於常態的性別印痕，而非宰制場域的一員；這樣的複雜印痕既讓她感動，但也因此讓外來的酷兒知道自己無法同化於製造出此印痕的壓迫機構。藉由以上的閱讀，我們看到錯誤與汙點、反逆與光暈同時具現於一個重重包裹於性倒錯衣櫃的身體，亦即「聖殿」、女同志社群、外域酷兒所分別注視的魔法師身體。透過不同的論述與視線，此身體既居住於被斥為虛假過時的「虛構性別」(fictional gender) 棺柩，但也停駐於另一重閱讀視線，得以辨認出活生生、處於罔兩邊界、烙印跨性印漬且充盈張力與魅力的「他」。

在〈尋覓撒旦〉的結尾，離頌特顛沛流離(diaspora)的狀態暫時告一段落。Westerly反轉離頌特提一同定居「聖殿」的邀約，改而邀請對方到自己的國度居住，因為那兒是「美麗的所在，而且我與我的親

10 尼藍的原文是在分析另一篇作品，其中某個人物（鄙視著想望擁有陽剛性別表現自由的T的某個女性角色）表現出的意識形態類似同志正典看待跨性別的輕蔑，因為自己是「真的」而對方是「假貨」，而且比對方更符合這個常態世界的評判標準。同時間，這份鄙視不只是對他者的憎恨，也是從同志主體身上反射到一個更邊緣主體的「自恨」(self-resentment)。

族與你能夠從彼此身上學得事物……（我想要）學習愛真正的你，無須在聖殿違心撒謊」¹¹（McIntyre 1986: 237，黑體字是我的強調）。對於結局所提供的性別政治立場，讀者起初可能會聯想到布拉德利的《棄絕者的傳奇》(*Saga of the Renunciates*)¹²裡，跨性男戰士卡米拉從此歸化強調姊妹情誼的女同志團契，但是，麥茵特瑞修改了過於純粹的性別同質與一勞永逸的安居希冀。Westerly建議的是非強迫性的連結，以過渡(transitional)的時空形式設想不確定的未來。她邀請魔法師在自己的酷兒家園暫時居住，直到他自己渴求驛動、再度啓程他方——「我希望你長久與我在一起，但我不會強留你。只要你想停駐，或是你想要遠離後再度歸來，我的家園卡瑪絲永遠會有你的一席之地。」（McIntyre 1986: 237）此種不設限於擬婚姻性質、非一對一配偶關係的情慾模式認可了魔法師實質與隱喻式的跨性別漂流，不可能永久固著定居的身體遷移狀態。在此，我論證的重點在於魔法師得到了摯愛閱讀但不強迫他更改「錯誤」性別的真誠讀者。在這個飽含洞察力的「小妹妹」身上，離頌特找到了相對於「錯誤」與「謊言」的另一端：此閱讀者與其居住的社群欣賞他繁複畸零的身體構成與難以馴服的「男性」，理解他的跨性汗名與光芒、共存於體內的晦暗陰鬱與能動性。

然而，這個充滿可能性的提議讓處於衣櫃狀態、被汗名包圍之跨性陽剛身體得以愉快居留於廣義酷兒國度，即便它適用於離頌特這種追求非邊界性知識與存在體驗的跨性男類型，但是對於熱切沈浸於癡狂(megalomaniac)與負面權力癮的後殖民主奴跨性別T與跨性男而言，這類似各退一步的提議無法成為解套的出口。或者說，此提議所能包含的幅員建構於得到啓蒙與政治自覺、飽含有機能動性的主體性，但它

-
- 11 在此處，我們讀到兩種「真正」的意義。其一是Westerly運用魔法稟賦所讀取的離頌特原生生理性別，但另一種層面是指離頌特已然如同第二層皮膚般、不可能視為虛假而可穿可脫的跨性男性身分。第二種的「真正」可從Westerly回應魔法師的問題「你是否會揭露我的祕密？」的說法得到證明。Westerly強調，無論魔法師或任何個體認為自己是什麼（包括性別、位置、職業等認同），身為友人的自己都不會反對。在此，「不會反對」的意味可能介於（廣義）T之間的性別同感，以及熱烈愛意所引發的感情投資。
- 12 此套作品即為前述的「解鏈三部曲」(*The Shattered Chain*, 1976, *Thendara House*, 1983, *City of Sorcery*, 1983)，此為作者再度另外命名的三部曲總稱。

無法讓「病態式」的陽剛主體與其身體得到安居。在下一節，我將以1980年代與二十一世紀起點的兩種陽剛跨性別皮繩愉虐黑暗奇幻書寫作為文本素材，探究執迷(obsession)的邊際狀態與「性倒錯」的(偽)病理學淫欲，從中論證這些處境的酷兒性別政治張力與邊緣文化效應。

三、「女神·神女」旁若創世史與跨性別T神話本體論：徵候性閱讀「病態」與「不自主」的皮繩愉虐酷兒陽剛

我們理解這個凸顯的論點，是以我們詢問：何物讓某個誰成爲一個人 (a person)？何物足以擔當起某種一致性的性別？何物讓某個誰成爲合格的公民？誰的世界得以被合法認證爲真？主體性地，我們詢問：在這個意義與主體極限都爲我早就設定好的世界，「我」能成爲什麼？當我開始問我能成爲什麼時，憑藉的是我所受到的何種拘束？當「我」開始成爲某種在預設的真實境域之內毫無立足之地的東西時，將會發生什麼？(Butler 2001: 621)

以上的詢問醞釀且纏繞於本體、知識、權力、性別等界面所塑造的邊緣主體，或單獨或集結彼此，在問號造成的藩籬內外突圍闖關。對於「將會發生什麼？」這個充滿驚悚且隱含巨大精神創傷的可能性，巴特勒(Judith Butler)援引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亦即，主體置身於「真實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的戲局，穿越鐵絲網、擺脫監控的行動性；也就是說，這些提問啓動了主體自身的「去隸屬性」(desubjugation)。¹³對於邊緣性別/情慾的政治議程而言，「去隸屬性」的歷程不得不關涉身分政治的策略與冒犯性的極限。前者關乎的是效應與能動性，後者牽涉的是「一個人」或「某種人」在權力網絡密布之社群內部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使用額度。某些主體的存在（與再現）彷彿讓調度資源的身分政治集社感到兩難不安，最極端的情況是拒絕投資這些「東西」且驅逐於象徵網絡之外，癥結正是這等主體不但在大敘述的情境早已無所依歸，而且在特定的場域（例如1980年代迄今由第一世界爲範本的同志正典）成爲醒目的汙點。在這

一節，我從跨性別皮繩愉虐陽剛的小說書寫，試圖透過一方面再次閱讀文本，另一方面逆寫正典視線，諸如暴虐性愛、性倒錯身體、強暴征服、自殘互殘、身心戕傷、暴亂憂鬱——這些被同志正典視為不可能取得「立足之地」的書寫——進而探問是否因此可以在其中辨認出當今可能重新認識的強烈情感政治與負面文化力量。

在本節，我以當代酷兒理論與反含蓄罔兩政治，重讀出版於1980年代的《權位三部曲》(*Throne Trilogy*)。¹⁴自從第一部曲《暴怒的和平》(*Raging Peace*)出版，作者歐克葛洛芙(Artemis Oakgrove)與其拒絕「交涉性」(negotiation)的文體，就形成一股令讀者炫惑、不安、毀譽交加的激烈漩渦。這套作品以豐沛的神話與黑暗寓言道出讓強調道德進步論¹⁵的同志政治所厭惡不已的主題，包括跨性別T的黑暗面與婆的權力欲、性愛與身體暴力之間唇齒相依的親密性、酷兒陽剛的身分本體論、從抗拒到耽溺的性虐待拘禁歷程、性別與種族與階級的種種不正確勾搭等。我試圖將這些再現讀作立足於艱難現實的酷兒奇幻情慾隱喻，這些充斥負面性（也難以為其辯護）的譫狂(frenzy)與迷亂(delirium)，不啻為邊緣生命出入於「去隸屬性」的路徑與景觀。再者，三部曲當中呈現種種錯亂、不正確的性別與生命狀態，不時以毀壞但能量強烈的形式，展現出有別於正確分明立場的罔兩曖昧(an ambiguous penumbra)。我們很難聲稱如此的書寫帶來任何修正主義的貢獻，但唯獨在它的拒絕政治(politics of refusal)上，或可窺見不從屬進步言說、同性戀國家主義(homo-nationalism)與「新正常」的招喚，嘲弄了歷史終結主義所設定的「進化」軌跡。

《權位三部曲》溯源了兩種與常態現實（巴特勒所稱呼的「預設的真實境域」）大相逕庭的奇幻性黑暗界面。一則是暴亂爭端迭起、

14 此三部曲分別是第一部《暴怒的和平》(*Raging Peace*, 1984)，第二部《復讎狂夢》(*Dreams of Vengeance*, 1985)，第三部《諸神議會的王座》(*Throne of Council*, 1986)。

15 關於本節所指的「道德進步論」（以及當代同志正典的某些主張），可參閱甯應斌的文章：〈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與〈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道德進步主義與競逐現代性〉。

作者設定為常規法治堪堪觸及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之美國愛爾蘭族裔跨性別/T/ 婆社群；另一則是遠古的愛爾蘭秘教都城。這兩種界面並非一實一虛，它們同樣逼真且「實質」，用以描述一群早於基督教蒞臨世間的太古生命在兩種時空情境的肉身化(embodiment)與身世變遷的歷程。在這三部小說，主要的勢力競逐集中於兩位太古女神的永恆較量——銀眼的祭司Anara與轉世為律師的Leslie。Anara彰顯了主宰女王婆(dominatrix femme)的慾望與反面力量，轉世為律師的Leslie則是當代化的優位智識女同志。乍看是兩極的對立架構，在Leslie遭遇到「俊美、宛如少年一般纖細」但充滿暴力陰鬱毀滅能量的Ryan，還有他來自牙買加的黑膚美豔舞蹈家女友（同時是性虐與被虐對手）Sanji，以及粗獷如戰士的Rags，這三個彼此情慾糾葛的人物之後，她的生命從此劇烈轉折——原先壓抑於無意識的遠古過往(primordial pastness)以肉身化的形態揭露。遊走於神話時空與現代酷兒社群的雙線交織，作者逐漸披露出這些主要人物的雙重（暗櫃）身分。在Anara與Leslie無數次輪迴生命現場的競爭廝殺中，Ryan是她們亟欲擁有的慾望對象，Sanji是在洪荒世代謀殺Anara肉身因此博得Ryan眷顧的奴隸少女，而Rags在前世與今生都是Anara麾下最忠實的戰士。

這個故事框架透露出許多讓評論系統倍感不安的元素與權力結構，大刺刺張揚「恐怖美」的罔兩性別政治。¹⁶作者毫不含蓄地聲稱，跨性別身體與意識必然其來有自（來自洪荒太初的去時間性神話時空）；婆的淫蕩、嗜血與姊妹情誼之闕如正是婆之為婆的「本質」；¹⁷跨性別T要不是憂鬱自殘的小生，就是在酒吧廝混與別的T生

16 以下將在探討Ryan與Rags的殖民式跨性別男同性戀關係時沿用薩伊德(Edward Said)描摹的葉慈(W. B. Yeats)詩學，例如書寫北愛爾蘭革命情狀的〈1916年復活節〉(“Easter, 1916”)詩句：「一切皆已然改觀，全然改觀：某種恐怖的美於斯誕生。」(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Said 2000: 291-313)

17 事實上，在這套三部曲當中，婆與婆之間雖無姊妹情誼，但也不只是競爭對手，也形成了婆之間的女同性戀情慾張力。Leslie與她的貼身女僕Corelle之間的深切情愛可解讀為階級位置兩極的婆之間的情慾吸引力，而Sanji在敵視與抗拒Leslie為Ryan正式情人（妻子）的同時，卻也對她滋生出奇異的嚮往與憧憬。

死惡鬥，甚至深陷權力位置極端不對等的男同性戀主從模式，而枉顧對方意願地遂行強迫性暴力虐待性愛。我既不要為其辯護並解讀為「正面向上」的文本，也不願意反射性地將這些材料斥為「歷史的渣滓」。究竟如何從負面酷兒的再現讀出尼藍(Christopher Nealon)企圖達成的「傷痛與性愛能動性、寫實主義與通俗煽情、T婆身體的物質性與幻設的文本性」(Nealon 2001: 160)，但又不輕易護航這般再現作為純粹對異性正典的反諷或斜擬，這的確是艱難的任務。正如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深入探討1970年代至1990年代臺灣T婆小說的論文〈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所言，閱讀性別政治不明確且參雜諸多同志正典不忍（不願）見的作品時，看待文本物質性與再現情境的立場很難不陷入「語言霸權系統與異性戀體制，將歷史過程中尚不允許其存在或者尚未有可資辨認的視框以致於只能被當成是變態、越軌、或者『悲劇』性的存在，都全部『奇幻化』了——以其奇幻想像而不真實」（丁乃非等 2007：115）。

我的閱讀無意辯護或聲明《權位三部曲》（以及具備類似再現的文本）是否變態、是否越軌、是否悲劇，而是企圖讀出它們在跨性別T與非政治正確婆的再現當中，造作且「貨真價實」地打造出某種無法被直（異性戀）視框所正視，因而也無法被輕易吸收後丟棄的「變態越軌悲劇」力量。這力量雖然（且必然）讓同志政治難以卒睹，但它強大的反常力量可能提供的作用，在於抗衡本質式的醫學論述與晚近愈發蓬勃的修正式性別建構論。¹⁸以下，我將從這些難以讓主流同志政治收服的生命狀態中找尋巴特勒與傅柯描述的「真實政治」，從中論證它不可能與歷史的淤積殘渣分隔開來。若要檢視這些怪物性的文化動能，研究者就不可以閉上眼睛，無視他們的暴虐與激越，而要求這些動能之所在的主體必須進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嚴峻批判的歷史主義進步觀：「被壓迫者的歷史教導我們，所謂我們處於的『緊急動員狀態』(state of emergency)並非特例，而是常規。……我們必須明

18 關於「修正式性別建構理論」，請參閱之後篇幅的討論與批判，其主要的定義採取自性別建構主張的醫師曼尼(John Money)。

白，我們的使命就是締造出某種真正的迫切動員狀態，如此才可能提升我們與法西斯主義抗爭的位置。為何法西斯主義能夠取得機會，理由之一在於它運用了歷史進步論，而它的對手因此視它為某種歷史常態。」(Benjamin 1968: 257)對我而言，某種程度上「拒絕悲情」但直面其「病理化」的閱讀策略，就是以進步為名的同志正典所遺落且棄守的事物，但卻是酷兒文學批評與身分政治槓桿角力之所在。我將從這些人物的互位關係入手，分析性別／族裔／種族／皮繩愉虐位置等緊密依存且相互干涉的情況。我的辯證布局之重點，意圖說明這些相互位置性不必然證成「傳統」的權力位序，而是在吊詭、殘酷且活絡的真實政治之內，每個負載多重位置與質詢本體性的主體（身體）啟動了相互箝制的戲局，映射出扭曲於常規之外的情慾／性別／權位藍圖。

首先，從Ryan、Sanji、Rags的酷兒皮繩愉虐三角藍圖中，我們讀到多重糾結的後殖民性別情慾之連鎖關係。倘若將三者之間的兩兩結構分切檢閱，誠然，每兩個人物之間彷彿形成某種「刻板的」上位(top)與下位(bottom)關係；但若將三者的雜交多重性愛(polygamous relationship)視為整體，這三者奇異地形成一股繁雜且酷異乖張的三角動能——無法輕易（被）決定何者絕對上位、何者取得勝場——進而複寫且重設了性、性別、種族之間艱難困頓的三重鏈結。Ryan與Sanji的關係既是貴公子T與性感婆的情愛結構，也是白種殖民主人與黑種受殖民姬妾的關係；作者以某種抗拒「安全且合意」(safe and consensual)的方式描述他們之間性愛支配／被支配的關係，拒絕輕易地為交織著種族與性別的雙重不對等情慾劇場背書，讀者必須以批判懷疑的視線來閱讀Sanji是在何等的情境下，貌似自動且自願地接納、甚至主動經營她與Ryan的皮繩愉虐關係。至於Sanji與Rags的關係是另一種典型，就是高檔婆(high femme)與藍領工人階級硬T之間的宮廷式浪漫愛結構，後者對前者的愛無法得到對等的回報。Rags身為白種陽剛性別的事實很難為他取得優勢資本，無法覆蓋他與Sanji之間巨大的文化、知識、階級鴻溝；甚至，Sanji專情迷戀Ryan，僅將Rags視為第二選擇，如此造就了女主角與兩名地位階級呈現兩極化的男主角之間「通俗劇式」的互動模式。此外，以上性別／種族／階級權力分明的對位關係，卻由於Rags與Ryan之間毫無意願性(anti-consensual)的跨性

別男同性愛虐待關係，讓這些「權位」構造更加曖昧且難以定位。由於Rags對於Ryan的絕對性主宰，這三人之間的「食物鏈」層級，除了性別、階級與種族的影響外，更由於上述複數結構導致的情境，進而改寫了現有(status quo)跨性別陽剛之間位階次序的性愛／權力模式。¹⁹

Ryan與Rags的交手共時並現於去時間性的神話空間——拉岡精神分析(Lacanian Psychoanalysis)所謂的「真實層」(the Real)²⁰——以及美國愛爾蘭的拉子社群。如同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的論證，兩種敘述都夾雜著超現實的寫實描繪，「活生生」重述作者模擬的跨性別魔神起源，奇幻且真實地呈現摩登世代的跨性別T互動。作者似乎有意識不讓這兩個人物清晰分明地佔據正面英雄與反面梟雄位置，幾乎刻意裸裡出兩者強烈的惡徒(villainous)風貌，雙方經常性地毆鬥廝殺、驅逐別的T而擁立地盤、不時蹂躪暴力對待無感情的婆、甚至彼此鉤心鬥角。

關於兩者的操控與被操控關係，歐克葛洛芙在短篇作品〈擄掠〉(“Seized”, 1998)鉅細靡遺地描述Rags遭遇酗酒昏迷的Ryan，將對方帶回自己居處的地窖加以調教征服的歷程。這過程堪稱至今最驚心動魄的強迫性跨性別T的情慾演練。在這篇與三部曲前情相關的外傳，作者營造出女神Anara無所不在、操縱從屬戰士Rags征服背叛她的情人Ryan的經過。到了故事尾聲，Ryan驚覺自己已經無法在沒有Rags的主宰下生活。更甚者，這樣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酷異地複寫了Ryan與去世父親的跨代跨性別情慾——故事的結局是，在「訓練」告一段落後，Ryan赫然發現自己已經可以接受喪父之痛帶來的巨大打擊並繼續活下去，這明顯暗示Rags不但取代了Ryan生物性父親的角色，而且還

19 不只這三名主角，在這系列當中，「病態性」與「徵候性」的同性戀，屢屢以Edelman所描述的「病徵同性戀主義」(sino-homosexuality)樣貌出現。如同Edelman在《不要未來》分析的無區分獵食性病毒感染式的「惡性」同性戀慾望（如希區考克的《鳥》(The Birds, 1963)），同性戀（尤其是性別酷兒化身的「同性戀」型態）身為獵食與被感染的這兩種症候，以負面酷兒陽剛的性驅力與魅力為主要的散播源，在本系列當中，此意象是以Ryan在夢境中不斷追逐狩獵的白虎為主要象徵物。

20 在這一段，我對於「真實層」的解讀既是「正統」拉岡學派所定義的，外於象徵網絡的精神失常(psychotic)邊界外狀態；同時，我將此「真實層」視為此系列作品經營神話跨性別陽剛交媾時的幻境背景。

接收了那位堅持將Ryan視為兒子撫養、其強烈愛情透露出亂倫同性情慾的父親之培訓意志與情感遺產：²¹

他自殺失敗了。他口中發出一聲呻吟，證明了自己的確還活著，不僅如此，他還醒了。印象中有個酒吧，他在那裡灌了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然後就不省人事了——

「我叫雷格司(Rags)，你在我家地下室。」聲音穩重、深沈、毫無感情。「你在我開的酒吧喝酒，我看著你離開，知道你一定走不了多遠，接著發現你倒在水溝裡，停止呼吸，於是我把你救醒，清空你的胃，把你帶來這個地方。」

藍恩沒什麼印象，不過恍惚還記得被救起時是有些粗暴之舉，可是被人所救這回事，還不能解釋他目前的處境，不能解釋為何他嘗試要移動四肢時、卻發現動彈不得。他微微抬起下頷，於是看到了自己的身體：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瞬間他感到羞赧且駭怕，在手腕與腳踝上都扣著厚重、堅實的金屬銬鍊，他從來沒有親眼看過銬鍊，但當看的時候，他馬上就明白那是什麼。這些束縛具將他緊緊地鎖在該死的地板上，讓他丟臉透頂地全然敞露在這個面無表情的傢伙眼前。

現在藍恩確定，把自己綁架到這地方的是個T漢子，因為他提到T吧，那是為想談戀愛找豔遇的人們設的地方。知道雷格司算是同類，讓藍恩稍微感到放心了點，但讓他覺得格外不舒服。

「藍恩·歐奈爾，愛爾蘭人，嗯？二十五歲，身高五呎十吋，體重才一百一十八磅！我的天。」雷格司注視藍恩纖細高挑的男孩體格，吹聲口哨，表達讚賞之意。當藍恩把眼睛閉上、頭往旁一偏，想隱藏益發強烈的丟臉感，雷格司不禁覺得膝蓋一軟。他粗重的呼吸聲變得明顯可聞，從來沒有任何人事物這麼吸引他。距離雷格司被控殺人未遂、假釋出獄才沒有多久，在牢裡他玩過不少重口味的性愛場景，可是沒有任何一場堪可比得上他此刻的感受。如果光是注視藍恩的身體就這麼爽了，真是難以想像，如果他……(Oakgrove 1998: 164-6)

21 Ryan與他去世父親的聯繫相當親密，甚至帶出跨代相互回應的雙重自戀情慾，其程度超過《寂寞之井》的史帝芬與其父菲利普爵士。最明顯的差異在於Ryan的生父Patrick D'Donnell拒斥一切「女性」的干涉，塑造出極致的跨性別環境讓Ryan從出生以來就順理成章地以男孩身分成長；除此之外，作者在許多篇幅強烈暗示，Patrick對於形貌幾乎與自己如出一轍的Ryan之愛情超過常態規範的父子情感，而Ryan對生父的依戀強烈到對方死去之後就企圖自殺的程度。

銜接多種禁忌的性與權力寫照，Ryan與Rags的關係構築於現代性的T主體性與幻異性的愛爾蘭異教神話傳說。在這兩重框架內，Ryan的角色是遭俘虜的王子與女神眷愛的小情人，Rags擔當的是女王與女神麾下驍勇的戰士與性調教者。兩者的主從關係既是寫實的TT競爭／慾望隱喻，亦是男同性戀模式的殖民／被殖民關係動能。這樣的皮繩愉虐結構毫不政治正確，它同時映照了意願性(the consensual)的曖昧複雜度、次文化邊緣主體之間的權力結社，並讓晚近的酷兒跨性別者得到某些可能的刺激與啓發，例如說，跨性男或跨性別T之間或兩造的性實踐，迄今仍被視為鮮少公開討論的議題，由於當事者的隱諱壓抑，且在此文化政治資源稀少有限的狀況下，使其成為同志情慾的邊界地帶。《權位三部曲》這些活生生的場景帶出跨性別陽剛人物之間多種複雜「同性戀」模式之一，也就是說，作者經營出既「現實」又難以使用單純寫實的白描方式來描繪多重倒錯愛慾：勞工階級的貧窮白人跨性別T僭越預設的階級位置，被設定為從容且餘裕十足的施虐上位者；而出身於貴族階級、充滿魅惑與悲劇氣質的美少年T成為被擄獲的下位受方(catamite)。我想說明的是，即使在古典、異性戀結構的皮繩愉虐傳統，受虐者的位置通常是男性，他的性別位置並不會因為處於下位而受到影響。值得注意的是，Ryan與Rags在這些場景並沒有因為性愛位置而改變自己的性別身分，但這些殘虐情節最有力量反轉，在於兩造之間隱喻的殖民關係——極化的階級與國族對立，使得Ryan這個充滿古典氣質的愛爾蘭王子T與Rags這個低下階層的美國勞工跨性別T形成繁複曖昧的權位錯置。這兩者組成的慾望結構，座落於暴力男同性戀的愛慾虐待模式，²²雙方配備的國族與階級位置揉合出挑釁的文化能量。於是，複雜的上下位性愛虐待再現出某些當代皮繩愉虐企圖銷抹於「安全，神智清醒，意願自主」配套之外的錯位權力／情慾連結(dislocated power/sexual relation)。

22 Ryan與Rags的關係除了上下位分明的皮繩愉虐主從愛慾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性別T之間的兄弟情誼、聯袂幹架與酗酒的壞主體情愫；除此之外，他們分別與幾位女主角的多重關係也造成陽剛性別的較量模式。正因為雙方糾葛多重的情感聯繫，Ryan的少年身體美學對比Rags陰沈成年的男性氣質，如此的微型性別差異讓他們之間的性虐與被虐儀式充滿張力與層次繁複。

至於Ryan的性別認同是否由於身為受虐／施虐性愛布局的下位而更改？我認為本故事的寓意在於，他從一個掌握權力的陽剛貴族，在殖民關係的暗喻下，轉化為一個被盎格魯跨性別T進行身體征服的失去「權位」者。但是，在結局的描述中，Ryan看待自己的陽性身分與認同，似乎並沒有被解離：

在接下來的數星期內，藍恩學習順從與痛苦的意義，拒絕服從的後果，他處於這個宇宙的新位置。某一天雷格司進來地下室，願意釋放他回家。他幾乎忘記自己有個不是此地的家，這樁可怕的遭遇只有一個好處，就是治癒他對於父親之死的自憐。當然，他還是持續哀悼，但自殺已然不是他會考慮的選項。自由不再是他視為理所當然之物。

他終於可以穿上衣服，離開這個訓練房室。這真是大太好了，藍恩再度感受到往昔的自己逐漸回來。他學到的另一件事是恐懼，純粹的恐懼，之前的自己從未感受到分毫。如今，他恐懼雷格司會怎麼對待他的程度超過他傷痛於如何要在失去父親的世界活下去。雷格司的道別話語縈繞不去。我擁有你。藍恩希望自己能夠駁斥，但根本沒有機會。他屬於雷格司，身體與靈魂皆是。於是，藍恩知道自己不但是個T，而且是被擁有被支配的T。(Oakgrove 1998: 190-1)

歐克葛洛芙所陳述的跨性別T虐待與受虐性愛，充斥高度敗壞身體經驗與狂暴嗜血的具體描寫，此操作模式未嘗不類似葉慈在經營北愛爾蘭受殖民景況的詩學修辭。在此，我援引薩伊德(Edward Said)在〈葉慈與去殖民〉(“Yeats and Decolonization”)的論點，互文閱讀這般乍看毀滅破壞性的肉身情境，同時必須脈絡化地檢視它可能具備的文化顛覆性。薩伊德在這篇文章中，仔細且小心翼翼地檢視葉慈的神異性與革命美學，藉此駁斥常態設想的秩序性宇宙與主導性的種族權力序列。在期論述中，薩伊德讀出許多相斥且敵對的殖民主體位置，並將他們重置於曖昧關聯的群相。不過，縱然薩伊德認可且區分出多種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族裔位置，闡述各自獨特的時間地理處境，但他對葉慈情有獨鍾的神話性、神祕主義、血腥味濃郁的(後)殖民詩學倍感不安，深切憂慮葉慈的非理性且肉體性飽滿的驅動力是歷史倒退力量的產物。必須說明，在薩伊德對葉慈所代表的暴力後殖民書寫充滿保留的評價之內，我隱約讀到他從這些神怪性質的書寫模式中

釐清了某個獨特的脈絡，用以詮釋某些交織著倒退(backward-ness)與基進性質的書寫。就我的理解，這些書寫相當程度地體現於跨性別身體所經驗的後殖民情慾，亦即穿梭交織於返祖秘教(atavistic occultism)與難以「去病理化」地閱讀的不對等權力情慾關係。從薩伊德所論述的葉慈式後殖民暴力詩學，我們或可互文讀出Ryan與Rags之間圖像化的殖民／被殖民身體形貌——前者是遭到瓜分掠奪之愛爾蘭少年貴族的形體化身，後者是對高階被殖民身體橫征暴斂的盎格魯低階層戰士。²³此種愛欲權力形式以性別互幹(genderfuck)的錯亂姿態，翻攪了原先整齊排列的階級與國族位置，高度敢曝的酷兒陽剛慾力沾染了既定的權力遺跡，在雜質重重且高度倒退的情境下，依稀帶出高低位階之落差得以反轉的性階級重塑歷程。

暴虐淋漓的跨性別T與婆之間實踐的多種性別、種族、階級等皮繩愉虐性愛，可以從這些結構的去殖民基進意義與邊緣性／別情慾，重新檢視其爆破性的酷性別政治動能，辯論跨性別文化再現的地位與意義。然而，恐怕更讓酷兒評論者感到兩難的是，《權位三部曲》以非反諷、非諧擬、非反本質(non-anti-essential)的敘事形式創構出某個跨性別酷兒陽剛專屬的宇宙論(cosmology)與身世本體起源論：在作者的描繪中，宇宙是由相互競爭最高權位王座的女性太古神所創造，而他們所鍾情的神人混血者（例如Ryan）、麾下的戰士（例如Rags）、具備透視神話時空的藝術家（例如Ryan的表親，同為跨性別T的Brigid），則必須是如此「天生本質」的跨性別T，其本體埋藏於奇幻化肉身深處的某種核心，也就是他們的「本然」身世。特選主體擁有的核心（太古血脈）讓這些跨性別T與女神／神女合體的婆，彷彿理

23 倘若將身體與國族身分進行類比，Ryan的身體可視為某種遙遠曠古(antediluvian)的少年愛爾蘭化身。他的性別與肉身代表了某種特異的組合，一方面是養尊處優的貴族白種跨性別族裔，另一方面，如同屢次遭到血腥洗劫的愛爾蘭，Ryan的身體亦是受到禁錮且深受大國族敘事拘束的形象。於是，我們在Ryan身上看到國族與跨性別的雙重疊影：首先，他再現了光怪陸離但璀璨迷人的跨性別國族主體，而這樣的主體性必須由這個皇家形式的尊貴酷性別王子所體現。他的身體在性別與國族的層面同時受到侵犯與洗禮，受到來自盎格魯薩克遜的剝悍粗暴跨性別T戰士的宰制與征服。

應取得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與超自然位序(supernatural hierarchy)的至尊優位。由於作者以反寓言、反隱喻的形式，貨真價實地(literally)陳述非常斷然的性別生成論，我們在面對這樣迷思重重的跨性別形上學，很難不將它與尊崇某種絕對先驗性的虛妄論述相連結。倘若我們把這套作品與同在1980年代出版的《珊瑚色晨曦的女兒》(*Daughters of a Coral Dawn*)相比較，後者乍看是羅織酷兒陽剛傳承、撰寫世代譜系，同時卻不斷以戲謔、扮演性質的性別建構來擾亂、打破生物性別命定論。如此說來，對比酷兒評論者遭遇到《寂寞之井》的史帝芬，那看似僵化保守、同流於異性戀正典與愛國主義，我們又該以何等視野看待《權位三部曲》近乎荒誕的酷兒性別神話本體論？

面對這樣的死結與難局，我並不預設能夠「翻案」，而是想從近年來生物與醫學論述所企圖攻佔跨性別主體性、打造機構化性別改造的生命治理技術面來加以對照檢視。在醫學大舉侵略跨性別與跨性理論的此時，我們是否能在《權位三部曲》看似食古不化的神話性別起源論，讀出迫切且具備文化政治反轉力量的對抗意義？首先，讓我們回到巴特勒以討論「真實政治」為切入點的性別重置手術與跨性寓言論點。巴特勒清楚批判了近期兩種醫學生物專家的論調，這兩派人馬以最基本教義、最強調「歷史進步」的方式，毫無反省地套用且扭曲了性別建構與性別本質這兩種複雜的身分政治論述。兩方都希冀能夠在醫學改造身體性別的競技場勝出，而不惜侵害跨性身體與主體的自主性與複雜度。一派以性別建構醫學研究者曼尼(John Money)為代表，強調性改造手術可以「再度架構」出一個完美且符合常態典型的性別化身體與性別主體；換言之，此流派認為只要以成熟精細的外科手術操作，即可重新捏製出一個最符合常態規範的女性化生理女性或男性化生理男性樣本。另一派以戴蒙(Milton Diamond)的染色體本源論為代表，認定無論如何完美無瑕地重建身體層次的性別，所有的性別改造程序終究無法「去建構」(de-construct)跨性主體自出生以來的性別「真實」，亦即XX染色體與XY染色體的分野，甚至中間性別的XXY或X都有染色體自身的本然。然而，如同巴特勒清晰銳利的批評，這兩種符合法西斯歷史進化論的跨性建構敘述與反跨性本源言論，以淺薄但有效的挪用，充分剝削蹂躪了性別政治發展以來最主要的兩種理論：

醫學專家如曼尼等人聲稱，缺乏完整的生物陽具必須讓社會當局將這孩子以女孩身分養育長大；另外一派的醫學論點如戴蒙辯稱，Y染色體的存在就是最緊要的事實，它（染色體）標舉出恆持性的陽剛情感，無法被建構去除(constructed away)。於是，前者的觀點認為我的生理構造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展現出什麼樣式，對於我自己與他人而言，這就是我身為男人或女人的社會身分基礎。另一種言論堅稱，Y染色體的存在決定性地構造出我身為性別個人(a sexed-person)的情感與自我理解。曼尼的論調認為，為了解除壓力，還是把沒有生理陽具的孩子以手術方式打造成女性身體，彷彿女性(femininity)是可以純粹以手術建構而成、切除這個割掉那個就造成的東西。至於戴蒙這派系，他們執守那個根本無形但（他堅決認定）橫互於體內的男性(maleness)，而這個無形之物無須浮現，即可操作出性別身分的關鍵特徵。當論者詢問中間性別(intersex)協會主席柴絲(Chase)的看法，柴絲的回應是「這兩種人都無法理解，如何讓一個人成為自己。」誠然，這些手術之所以實施，畢竟只是為了要創造某個外觀「正常」的身體罷了。(Butler 2004: 626)

於是，我們在這些綁架且凌遲(lynch)了建構論與本質論的兩種醫學言說，分別看到兩種堂皇篤定且奠定於虛無科技幻想的信仰。前者將建構論的多重複雜性還原至捏塑泥土人偶的切割或填塞，後者企圖在微型生物層次的身體經脈尋找性別根據之所在的神殿。這些言說如此基本地挾持了強調「多元」的同志正典。我認為，此時重新以酷兒跨性別視角來再閱讀《權位三部曲》的「天真落後」神話，並非沒有其必須性。重要的並非這些奇幻再現是否符合規範，它們從未符合。我們試圖不讓這些被棄置為落伍無用的文本繼續被埋葬，應該賦予其文化資本與位置，使其重新回返文學與文化動員的地域。我認為這些書寫並不需要「慶賀鼓舞」地返回文化領域，進而造成另一股過於輕易的「禮讚」，但我們得留意，對於不被預設性真實領域所允許的壞毀主體，在某些時刻正是這些「壞文本」(bad texts)堪堪支撐起某些幾乎被消音殆盡的非正典酷兒殘缺遺跡。倘若健康陽光的同志政治與細緻複雜的酷兒理論無法充分消解這些打著科學實證論的霸史敘述，或許有絲毫的可能在《權位三部曲》與類似文本所呈現的變態怪物、蠻荒力量等場域裡找出些許反擊的線索。

換言之，對照曼尼的切割補完建構論與戴蒙的染色體神器論，我們從《權位三部曲》讀出可能消解(undermine)這兩派跨性醫學言論

的力量——這種充滿生裸力量(raw power)的跨性別本體論毫無顧忌，暴力地反映且扭曲對稱地「補足」了宰制邊緣性別、造就其起源神話的醫學病理霸權，進而，從上而下地主導著渴求構築自身生成的跨性別。對於切除某些部位與增添某些部位即可塑造出最符合規範的性別正典論，《權位三部曲》詭譎且陰暗地書寫出不可被置換且無從拔除的太古秘教法典，此等神幻肉身(fantasmatic body)是任何進步醫學也無從插手的混血「似人非人」身體。對立於堅持染色體即是性別歸宿的本質論，《權位三部曲》以荒誕奇詭、但缺乏對立極端點²⁴的幻設真實布景，描繪出跨性別身體內部的神魅物質印記，其不可抽取置換的程度就如同拉岡精神分析形容的小客體(petit objet a)。就這些閱讀脈絡而言，較諸於放置在切片分析且依附於「自然科學」的染色體，以敢曝歪斜的方式，愛爾蘭異教神話的遠古「器皿」「不可理喻」地構成了酷兒陽剛的假想身世本質。

我們非但不能輕易捨棄、更需要讓此類黑暗變態奇幻酷兒書寫取得被正視的文化詮釋。在超額的「健康」病理言說強行壓境的當前，酷性別主體需要的不應只是合法化的辯護與陽光式的正面論述，容許這些主體擁有權利，走向遠離「健康」的另一端點。這些變態反常、無法融入同志主流的極端狀態存在於許多處所，除了歐克葛洛芙狂暴嗜血的文體外，也託身於許多尚未得到認識的非預設真實境域。²⁵反

24 我的意思是說，進步鏗鏘的跨性醫學論述將「落後」的神話幻設性別視為對立，試圖剷除而後快；然而，這些詭怪的神話性別本體論並沒有將醫學論述視為敵手。以某種既殘缺又倒退的邊界狀態存在，某些酷兒幻設文本並沒有這些進步病理學論述進駐的餘地。

25 相關的論點可參考丁乃非與劉人鵬的論文〈周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攻略〉，例如主流文化（包括異性戀主流與同志主流）對於眾周兩身體與（非）主體的包容性描述，反而成為少數邊緣眾愈發無所存於（預設的）真實境地之窘況：「周兩的聲音、位置、身體、慾力都不可知。但可以描摹的是，不容周兩的時間與空間的種種作用力，即便，或正因為，這些壓力是最最善意體貼的形式展演出、感受到的。」（丁乃非等 1998：26）至於周兩（包括我論文重心的酷兒陽剛）要如何被文化系統探索，此途徑絕不可能是一刀兩斷，曝光式地讓周兩群從「病態殘暴」或「悲情自卑」的棲息地現身出櫃。在另一篇論文〈鱷魚餡，拉子皮，半人半馬邱妙津〉，丁與劉論證「嘗試在障礙重重的現有語言或結構機制中，在這個歷史時刻

覆閱讀被排除在「過時」櫥櫃的酷性別起源，是主體啓程遠離預設的常態現實，開始涉入傅柯式「去隸屬性」的思辨。

本節透過（再）閱讀酷兒陽剛皮繩愉虐，展示出數種鮮明的邊緣跨界意義。這些再現彷彿活出了跨性別（男）同性戀的末世時間：濃縮性的萬花筒內爆時間性標示出域外、太古、錯亂、拒絕當代化、黑暗猙獰、窮凶極惡等無法被寫入正常化同志史的情境。再者，這些跨性別T與跨性男體分別以肉身與生命位置，雕刻出毫不政治正確的國族／族裔關係，也可以說是以高度敢曝化(campification)的形式，對西方模式、白種人（想像）的普遍陽剛從事去自然化的工程，且在同為第一世界的邊緣陽性主體陣營中畫出權力角逐與去扮演性的身體烙印。對於上述的工程，我稱之為酷兒性別再現置身於帝國化正典性別的除魅與作亂。然而，除魅不盡然是「被視為多樣性的一環」爾爾，作亂切切不等於禮讚，這些酷兒陽剛位置也不可能只停留在被（奇異地，同時）視為臨界點與排除線的「多元政治」佈署與遺補。若這些位置有其持續性與開啓辯證的可能，則必須與既有的性／別治理與去帝國的後殖民動能形成對話，甚至可能的政治連結。

四、結論 異人與非人媾和的逆子：朝向幻設文學歷史誌的酷兒文化政治

闡述文化差異的重要課題並非自由運轉的實用多元主義，或是許多歧異性。它最重要的命題在於「尚未成為整體者」(not-one)，起源的負號(minus)，使用抵禦同化的雙重性來反覆地運作文化符碼。(Bhabha 1994: 245)

「尚未成為整體者」的面目散逸橫生於許多場域，透過無法清晰、拒絕簡化的語言與樣貌，周遊於文化再現的地景。這些被「自然」或生命治理之名排除的主體，其存在烙印於正典系統的各個端

裡，借助於新近浮出的論述資源以及罔兩主體發聲，嘗試做一種重新閱讀。很可能必須是蹣跚困頓而結巴地，去說一種罔兩的生存情境與苦難，他獨特而後模糊的痛苦、聲音、位置、身體、慾力。」（丁乃非等 1998：97）

點，寄身（暫存）於大敘述書寫的起源(the origin)。這些主體從未真正消逝，而他們時顯時隱的形體、姿勢與敘述，標誌了叢生於常規與邊界的罔兩痕跡。對我而言，反覆提問且切入魍魎衆(a multitude of the monstrous)的核心命題，在於捕捉這枚負號的多種樣式：以哪些形式與哪些策略，科奇幻文學的酷兒陽剛體現了「起源」與「自然」無法觸及的力道？這些力道透過哪些再現模式／感情結構，滋生於拒絕庸俗文化多元主義的界面？

這些幻設書寫的酷兒陽剛生成一股根植於反／負叢域的陽性，纏綿於階級、種族、族裔、身體、肉慾、魔怪、後人類等不斷連結交涉的地基。此種反本質、反性別流動、反模仿、反常態，充斥著諧擬反諷力道的陽性，不但拒絕歸屬正典男性的特權招喚，也改寫了文化論述檢視「陽」(masculinity/Yang)的觀看視線。本論文不斷論證的酷兒陽剛一方面改寫了主流化同志未能正視或願意對等認識的跨性／別文化再現，將這些再現從含蓄論述視而不見的異域帶入文化場域；另一方面，本文企圖讓形（含蓄聖王道統）與影（同志正典性別）不得不以「被招喚」的姿態前來，與酷異陽剛身體政治對話與交鋒。有幾種不同的途徑讓我們闡述枝脈相連的酷兒性別傳承，包括科幻與奇幻次文化回饋給正典性的翻寫（現身）能量，以及跨世代酷兒幻設作品累積營造的文化政治效應²⁶。

在本論文，各種「尚未成爲整體者」的酷兒陽剛主體性以「負／複」的面貌展現跨疆界的動能；²⁷科幻與奇幻書寫的酷兒跨性別既是建構也是追溯，既是航向許多場域的未來，也是重返具體與象徵層次的過往。對於這個艱難且反覆跋涉的命題，在此提供暫時性的結論：

26 關於酷兒科幻傳承，可參照Samuel R. Delany的著作如《沉默的訪談》(*Silent Interviews: On Language, Race, sex, Science Fiction, and Some Comics: A Collection of Written Interviews*, 1995)與《短小觀點》(*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 1999)。

27 在這兒，我指涉的「負」(the minus)，並非對立於「正面」或遭貶抑的「負面」(the negative)，而是巴巴再三強調的抵抗力量。此力量面對且回應的是意圖吸收且稀釋異議的（擬）文化自由主義，戳穿主流系統滋生培育的（偽）多元狀態。

面對機構霸權（形）與希冀主流同化的性別政治／同志正典（影），脫胎於複數邊緣的酷兒陽剛非此非彼，偕同形影之外的「少數眾」（minor multitude）造就出不從、拂逆且背反「人道」（無論是人類中心或人性本質）想像的活生生罔兩印記。這些印記是整體「少數眾」的一部分，鑄就出酷兒陽性主體獨特的烙印。

在處理邊緣陽剛再現時，本論文的内容回應了常態性別政治對酷兒陽剛跨性別的某些偏見與幻想——首先，陽剛跨性別並非隸屬於特定情慾的次性別，例如同志正典政治設想（廣義的）T必然是具有「女性」本質的陽剛女人，而且，爲了服膺「女人愛女人」的政治，T婆關係不可以（不可能）性別化到T無法被任何「女性」框架所收編的地步。事實上，從這些陽剛人物的身體政治與愛慾表現，我們可能看出某種類比於同志情慾光譜的連續體，也就是說，本論文所分析的人物，他們的性愛範圍涵蓋了T婆戀、TT戀、跨性別T之間的情愛（與競逐）、跨性別T與跨性男的皮繩愉虐愛慾等。這些情感愛慾關係並不盡然會影響任何一方的性別（位置與認同）。²⁸其次，如鶴柏思坦在《雌性陽剛》（*Female Masculinity*）的書末總結，酷兒陽剛不是常態（直生理男性）陽剛的拷貝，並非單行道式地「從生理男性學習陽剛表現」，而是「雙行道式地相互影響」，以滋生出「各種新鮮的陽剛可能性」（Halberstam 1998: 276）。如此，酷兒陽剛回饋且供應了直生理男性相形單調或鮮少重視的身體形塑。因此，正典生理男性的諸多陽性表現亦是經由文化移植而套用、學習、效尤酷性別陽剛的種種身體美學裝扮。此外，活躍於幻設文學的陽剛酷兒肉身與意識，經

28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跨性別陽剛人物的性別絕對不會有變更的可能，而是要說明，情慾結構並非讓性別認同產生變化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某種T可能總是慾望同性別的陽剛人物，甚至陽剛男性，但他還是保持自己的酷兒陽性。在此補充，長年以來，正典性別政治對於慾望的想像總是自然而然地性別二分化，而且帶有位階序列：例如，某個跨性別T與跨性男的情慾關係會讓前者的性別身分被質疑，或倘若某個T與（任何性別表現的）生理男性發生性關係，則更被非難。以巴巴的論點來比喻，正典性別政治的直思維不會爲「宣稱共存並存、假平等的虛偽文化多元主義」（Bhabha 1994: 245），而前者看似包容實則如鯁在喉的酷兒陽剛就是「透過反覆重寫的質詢與歷史性激發」（251），而搗破（偽）起源說的「負質」陽性。

由文本與文化操作的種種干涉，非但不是「現實」的對立，反而逆翻譯了「現實」與「真實」的定義。透過幻境真實的描摹，酷兒陽剛主體現身並存活於社會的複數現實，從含蓄體系的各個夾縫滋長竄生。

如同劉人鵬在論文〈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的解說，人類主體性不再是「現代性人文主義所想像的『人』……（此人文主義）假定了人是德性、理智的主體，是自己的主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劉人鵬 2007：166）。毋寧說，在後人類酷兒身體的實驗場，人（或人類主體）這個狀態或產物是具備意識（即使是斷裂、不完整、若隱若現）的肉身，用以鍛造自身的工具與必備搭檔。這概念呼應了論文以不同策略分析的非（常態）身體政治，讓酷兒陽剛人類性的「異」與「負」構生出一幅包含斜體化、機體交纏血肉、物種想像與生命觀等，與傳統人類大相逕庭的新視界。此視界棄置傳統人類（男性與女性）主體的主客二分模式，拒絕前者的人類本位公式——尊崇（模糊無明）的本體精華（姑且稱之為「孤高男性精神」）而輕蔑有機身體與物質性機件。本論文處理的酷異陽剛肉身／意識，無法輕易找到居所的共同集體性，或可概略稱呼為後人／異人身體現狀：它以反樂觀主義、反自然、反人類本源、反精神／肉體二分的種種元素，對立且翻轉了古典哲學體系經營的原生（男）人類夢想的純粹主體——後者始終追尋虛幻的超越性不朽，而前者（後人類酷兒陽性身體連續體），就如劉人鵬所言，充分意識且體認到「（二十）世紀以來經歷科學、理論、社會運動、資本主義全球化、生物科技、資訊科技等等的衝擊，『人』的理性主體以及宇宙中心地位早已受到威脅。人與科技的新關係想像，有些反而類似『前現代』的模式，融會在具有能動性的『他者』力量裡。『身體』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父母所生，或者是『心靈』的對立面。身體不僅座落於意義與權力的網絡中，在文化、歷史、地理的脈絡裡，同時與高科技相互滲透，並且在動物或生物有機體的邊緣」（劉人鵬 2007：166）。

負／反／非／異人類的陽剛再現，被正典再現系統視為恐懼不安，但也無法遏阻其夢魅慾力的「無所在／是」（nowhere being）事物（或客體），其癥結源自以下的辯證：這個斜體魅惑、非人異人的「他」，被視為某種充滿魔力與感染性的病／毒。道統無法將這些毒物清掃殆盡，

但竭盡所能地吸收、同化或棄逐。此種異質酷兒「負陽性」之所以充滿威脅性，在於「他」以毀滅性的能量締造日蝕情狀的陽剛政治美學，覆蓋或遮蔽了正統男性與性別治理範式視為天然資產的陽剛詮釋權。此外，最能印證巴巴「起源之負」論點的境遇，莫過於此種非人陽剛的力量以嘲諷不遜的姿勢與（不盡然全然同意的）暴力，折射出偽文化多元主義的窘境——聲稱多元的主導文化無力收編，但也無能殲滅這些「不忍卒睹」的非人魍魎。更甚者，在主流文化的政治無意識，政治正確的批評交疊著強迫式的慾念，促使該批評系統藉由意淫而後銷毀「暴亂變態」物的譴責，來成就其觀看而後快（滅）的雙重含蓄暴力。

如此，（非）後人類陽剛連續體在當今的文化戰場顯得不可或缺——透過煉金術般的身體與文體錘鍊，「他」以正典性別的逆子姿勢，現身於傳統性別論述難以抵達的「他方」，拒絕舒適的定位，駁斥了生物自然、原真本質、人類先驗性。倘若國家女性主義與友善性別多元的侷促，在於他們只願意承認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拒斥性別化軀體的種種非二元情狀，那麼跨性別陽剛的孽子標舉出另一種肉體圖誌的方法論：身體與其再現是透過各種肉身程式與意識軟體建造的「器物」，尤其（即使）是某些道統認為擁有內鍵精純本質（因而極力獨佔）的男性型態，或是女性主義視為不該過於接近（更遑論成爲）的陽剛形／體，實則是透過權力場域鍛造的生體製品。經由科奇幻再現的酷兒陽剛以多重形態的不從，撕裂並擾亂居於自然性別、精神本位的原生大寫人類，重寫正典性別政治把關的女／男制服疆域。酷兒陽剛的展望在於從國家機器與NGO共構的性別治理滲透出界，破壞新自由主義的文化主導權與它收編共治的性別正典共同體。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丁乃非、劉人鵬。1998。〈周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收錄於《周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合著），頁3-43。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2007。〈鱧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收錄於《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合著)，頁67-105。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2007。〈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收錄於《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合著)，頁107-144。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洪凌。2012。〈過往遺跡，負面情感，翹罔兩麵：從海澀愛的「倒退政治」揣摩三位異體的酷兒渣滓〉，收錄於《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主編，頁205-228。新北市：蜃樓。
- 。2013。〈誰／什麼的家園？從「文林苑事件」談居住權與新親密關係〉，收錄於《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甯應斌主編，頁193-210。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海澀愛。2012。〈活／死他者〉(Living/Dying in the Other)，收錄於《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主編，頁73-84。新北市：蜃樓出版社。
- 甯應斌。2013。〈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收錄於《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甯應斌主編，頁1-11。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2013。〈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道德進步主義與競逐現代性／甯應斌〉，收錄於《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頁13-32。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劉人鵬。2007。〈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收錄於《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頁161-208。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二、外文書目

- Benjamin, Walter.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 edited and intro.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radley, Marion Zmier. 1976. *The Shattered Chain*. New York: DAW Books.
- . 1983. *Thendara House*. New York: DAW Books.

- . 1984. *City of Sorcery*. New York: DAW Books.
- . 1986. *Lythande* (including “The Secret of the Blue Star,” “Somebody Else’s Magic,” “The Incompetent Magician,” “Sea Wrack”). New York: DAW Books.
- Berlant, Lauren. 1997.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Butler, Judith.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Doing Justice to Someone: Sex Reassignment and Allegories of Transsexuality,” 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7(4): 621-636.
- Delany, Samuel R. 1995. *Silent Interviews: On Language, Race, sex, Science Fiction, and Some Comics: A Collection of Written Interviews*.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Edelman, Lee. 2004.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97. “What is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of Truth*, 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 and Lysa Hochroth, pp. 41-82. New York: Semiotext(e).
- Halberstam, Judith.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Y University Press.
- Hall, Radclyffe. 1990. *The Well of Loneliness*. New York: Anchor.
- Larbalestier, Justine. 2004.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in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Lefanu, Sarah. 1988. “The Reader as Subject: Joanna Russ,” in *In the Chinks of the World Machine: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 pp. 173-198.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8. *In the Chinks of the World Machine: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ove, Heather. 2001. "Spoiled Identity: Stephen Gordon's Lonelin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Queer History," 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7(4): 487-519.

—. 2007. *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Intyre, Vonda N. 1986. "Looking for Satan," in *Lythande* pp. 181-238. New York: DAW Books.

Nealon, Christopher. 2001. *Foundling: lesbian and gay historical emotion before stonewal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riedrich. 196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akgrove, Artemis. 1984. *Raging Peace*. (Throne Trilogy, Vol. 1) London: Lace Publications.

—. 1985. *Dreams of Vengeance*. (Throne Trilogy, Vol. 2) London: Lace Publications.

—. 1986. *Throne of Council*. (Throne Trilogy, Vol. 3) London: Lace Publications.

—. 1998. "Seized," in *Dangerous Thoughts*, pp.163-91. Seattle: One Rogue Press.

O'Rourke, Rebecca. 1989. *Reflecting on "The Well of Loneliness"*. London: Routledge,

Rubin, Gayle. 1992. "Of Catamites and Kings: Reflections on Butch, Gender, and Boundaries," in *The Persistent Desire: A Femme-Butch Reader*, edited by Joan Nestle,. pp. 466-83. Boston: Alyson Books.

Said, Edward W. 2000. "Yeats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Edward Said reader*, edited by Moustafa Bayoumi and Andrew Rubin. pp. 291-313.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timpson, Catharine R. 1981. "Zero Degree Deviancy: The Lesbian Novel in English," in *Critical Inquiry*. 8(2): 363-379.